

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

北京纪胜

(英) Juliet Bredon 著



京
华
往
事
Memories of Peking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 华 往 事

Memories of Peking

丛书主编：欧阳哲生

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

北京纪胜

(英) Juliet Bredon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纪胜 = 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 英文 / (英)布雷登(Bredon, J.)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9

(京华往事)

ISBN 978-7-5600-7847-2

I. 北… II. 布… III. ①名胜古迹—简介—北京市—英文 ②北京市—地方史—史料—英文 IV. K928.701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0031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杨书旗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2.7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7847-2

定 价: 3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78470001

总 序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名震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她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定都史，自元朝迄今，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华，是我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伟大象征。在这里，优美秀丽的风景名胜、巍峨厚重的宫殿城阙、布局齐整的街巷胡同、京腔京调的语言文化、五方杂厝的社会习俗，以及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使这座千年古都显得神秘而博大。北京宛若一座盛藏着丰富古董的历史博物馆，堪称东方历史、文化、艺术的璀璨宝库，令人目不暇接、回味无穷。

自元代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从四方八面来到北京，或旅行游览，或讲经传教，或从事经贸，或供职朝廷，北京开始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名都。元代的“汗八里”城即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国际性大都市，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元朝时有马可·波罗、孟特·科维诺、热拉德、安德鲁、帕烈格利诺、托马斯、彼得、马黎诺里等西方人士先后来到北京，他们大多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游记，增进了欧洲人民对遥远的中国的了解。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大都游历并被任命官职，回国后留下的《马可·波罗游记》详述了大都城的壮丽景象，令西方读者惊羨不已，成为近代西方对外殖民拓展的一大动力。明末清初一批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拨、龙华民、邓玉涵、汤若望等，奉命来到北京，他们任职朝廷，融入京城士大夫群中，将西方的宗教、数学、天文学、建筑工艺带入中国，开西学传播之先河，形成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清朝初期，康熙皇帝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聘

请比利时人南怀仁掌管钦天监，邀请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白晋和张诚、比利时人安多、意大利人马国贤等进宫讲授西方数学、天文学、解剖学、药理学、拉丁文、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对京师学风影响极大，一时间学者论算学不分中西，“大率兼治算学”。作为中国园林建筑之盛的圆明园也留下了中西交流的痕迹。乾隆年间意大利人郎世宁参与了圆明园的工程设计，法国人蒋友仁、王致诚等设计圆明园“西洋楼”的大水法等多处工程，为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引进了第一个以机械为动力的人工喷泉。雍正年间国子监先后设俄罗斯馆（1728年）、西洋学馆（1729年），教授俄语、拉丁语，是为官办外语学校之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进京觐见清皇，因觐见礼仪之争，拉开了中英外交争端的序幕，中西交往从此受到阻隔。

近代以降，西方列强虎视眈眈，觊觎京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打入北京，焚烧圆明园，使北京城遭受空前的劫难，也给这座巍峨的文化名城蒙上了沉重的历史阴影。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大举侵华，北京再次蒙难。伴随着列强血与火的洗劫，挟着通过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外交、通商、传教等特权，西方殖民者大批进入北京。他们创办的学校、医院、教堂、银行等西式机构在京城星罗棋布，西方文化在北京因此广泛流传，古老的北京打上了殖民化的烙印。

北京有着无限的魅力，也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中国人说，外国人也说。随着外国人士源源不断地来到北京，一大批以外国人士观察、游览、研究北京为主题的作品亦持续不断地产生。这些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北京的文化想象，将北京变成一个国际性的热门话题。许多外国人从“中国通”变成“北京迷”。在近代以前来京西方人士撰写的著述中，为人所广为知晓者，从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到明末清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留下的《中国札记》，从白晋的《康熙帝传》、张诚的《张诚日记》、马国贤的《清廷十三年》等传教士描绘京师情景的回忆文字，再到马嘎尔尼使团出使中国撰写的旅行记录，都有大量关于北京的历史记载，这些文字唤起西方人对北京的热情向往，成为西方想象北京的经典源泉。步入近代，伴随西方列强军事上的胜利，更多西方人士涌入北京，

他们将自己游览、考察北京的印象和心得撰成文字，这些作品涉及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社会习俗、政治事件、寺庙道观、文化风韵等各个方面。它们既表现了一般中国人习焉不察的某些特点，又有因其知识背景不足或偏见产生的“盲点”，留下了北京在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另一种历史记忆，保存了许多在中文资料中我们无法看到的历史材料和珍贵照片。这些作品值得提到的有：回忆清廷生活的作品，如何德兰的《中国的宫廷生活》、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记录西方人对北京名胜印象的作品，如樊国梁的《北京：历史和记述》、喜仁龙的《北京的城门和城墙》、裴丽珠的《北京纪胜》；回忆西方人在北京生活情景的作品，如立德夫人的《我的北京花园》、乔治·盖茨的《丰腴年代》、哈罗德·阿克顿的《一位唯美主义者的回忆录》、安妮·布里奇的《北京郊游》；记录西方人观察北京社会生活的著作，如甘博的《北京社会调查》、燕瑞博的《北京生活侧影》等。一些著名西方外交家、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记者，如赫德、莫理循、毛姆、萧伯纳、赛珍珠、罗素、杜威、司徒雷登、斯诺、费正清等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人物，或游历北京，或长期居住北京，在他们的作品、回忆录中亦留下了自己亲历北京的印象和经验。有些作品出版时，其印制之精美、纸质之高档、份量之厚重、价格之昂贵，在同类书籍中都属罕见，个别书籍甚至是编号发行，反映了西方人士对其特别的偏好和珍视。诚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在为休·特里弗·罗珀的《北京的隐士：埃德蒙·巴克豪斯爵士的神秘生活》一书所作书评中指出的那样：“北京造就了一批研究中国著作的外国汉学家和把中国介绍给他们同族的外国学者。”199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新西兰驻华大使克里斯·埃尔德编纂的《老北京：世界统治者之城》文集，该书搜集了从1300年至1993年近700年间出版的300余种有关北京的英文书籍（少数作品为英译著作），从中摘选了400多处精彩片断，按16个专题，分门别类，编选成书，浓缩了西方人士对北京的评价和印象。这种缀百花于一枝、集群芳于一卷的做法，可以减少读者寻找相关材料之苦。该书被列为“中国城市旧闻”丛书首卷出版，足见西方人士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爱好。

北京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研究中国的焦点，北京的历史文化也成为他们想象中国的主要素材。围绕这座文明古城和享誉世界的大都市，国际上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不同体裁的作品，形成了一门我们可称之为“国际北京学”的学问。“国际北京学”主要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外国人士来到北京游历的纪实作品，它包括来京外国人士的日记、书信、游记、回忆录、考察报告、旅行札记、社会调查、摄影作品、绘画作品等，它们具有纪实、写实的性质，这类作品可谓外国人士的“北京经验”记录；二是外国学者以北京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作者可能未必来过北京，但他们撰写的著作是以研究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土人情、民俗、建筑、城市建设、宗教、文化、艺术、语言等为主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们构成国际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北京学”是国际汉学的一个亮点。在国际汉学中，中国城市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汉唐长安、元明清直到民国的北京、晚清以降的上海无疑是三大重点。其中北京由于其历史跨度长、文化底蕴深厚、现实地位重要，尤其受到广大外国游客的青睐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据我们不完全统计，迄今仅使用英、法、德、俄、日等语种写作的以北京为题材或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至少在 500 种以上，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笔学术、文化资源，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理应为我们所借鉴。

“京华往事”(Memories of Peking)丛书是一套以西方人士观察、游览、描述、研究北京为主题的丛书，所选书目均为西方人士记叙、研究北京的著名作品，体裁有游记、回忆录、日记和书信等，作者均亲身来到北京，在北京生活过一段长短不等的时期，这些著作在西方出版后，成为西方人的“北京经验”的历史记录，对形成西方人士的“北京观”产生了一定影响，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欣赏价值。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一是为前来北京旅行观光、考察工作、访问学习的国际人士提供一套有关北京的原版读物，以拉近他们与北京的心理距离；再者也是为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中国学者和爱好北京文化的国人提供富有价值的外文参考文献，扩大他们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国

际视野。我们按原版出版这类作品，主要是为了真实地展现进入国际（特别是西方）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些作品因写作时间较早，大都创作于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期，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它们描绘的自然是那个时代北京的历史形象，基于历史的、文化的、种族的和本身知识背景诸种原因，作者对北京的了解和认识可能带有种族或文化上的偏见和局限，他们的立场、思维方式和写作目的与我们中国人肯定会存有一定差距，但对北京文化的欣赏和热爱，则是他们的共同点。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读者，能站在今天的高度对这些作品的内容和价值加以解析和鉴别。

随着北京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随着对北京的研究渐次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来北京观光、旅行、工作、学习，对北京产生兴趣的、不同国别的学者也将越来越多，我们衷心希望本套丛书既能满足那些热爱北京的普通读者的需求，又能兼顾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学者的要求。因年代久远，这些书籍在国外早已绝版脱销，少数书籍因原印数较少，现今只有为数极少的图书馆作为“善本”度藏，一般读者已不易寻得。以原版的形式出版西方汉学著作，这在国内是一个创试。编辑、出版以“京华往事”为主题的西方人所写的关于北京的作品，在北京更是首次。但愿本套丛书成为联结北京与世界人民的纽带，成为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共享的学术资源，成为国际上广大北京爱好者所喜欢的一个文化大观园。

丛书主编：欧阳哲生

2008年3月10日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北京纪胜》(*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一书,为英国作家朱丽叶·布雷登(Juliet Bredon, ?—1937, 中文名裴丽珠)所撰写。1919年由上海出版商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Limited)初版,这是当时外国人在上海开设的一家著名的出版机构和书店。1922年经修订和扩充后别发洋行再版,1925年重印。1931年别发洋行第三次修订并扩增出版。与此同时,伦敦T. W. Laurie, Ltd. 于1924和1931年将该书两次重印。198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根据别发洋行三版影印再版,书前新增H. J. 莱思布里奇(H. J. Lethbridge)撰写的导言。针对该书一再出版的情况,H. J. 莱思布里奇将裴丽珠的著作与法国传教士樊国梁(Alphonse Favier, 1837—1905)的《北京:历史和记述》(*Pé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一书进行比较,称:“《北京纪胜》一书是为读者、访问者轻松地走过北京过去的宝屋而写。正如它被别发洋行三次印行所显示的那样,很清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读者对裴丽珠的书的需求持续不断。樊国梁的书只是为学者研读,而裴丽珠的书则被学者与普通读者共享。”

据H. J. 莱思布里奇介绍,裴丽珠是罗伯特·爱德华·布雷登爵士(Robert E. Bredon, 1846—1918, 中文名裴式楷)的独生女儿,母亲莉莉·弗吉尼亚(Lily Virginia)来自美国旧金山,因此她有二分之一的美国血统。裴丽珠的父亲年青时代是英国军队的医疗工作人员。1873年退伍后进入中国海关机构。当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Sir Robert Hart)娶了裴式楷的姐姐,所以裴丽珠是赫德的内侄女。在赫德的庇护下,裴式

楷工作顺利、步步高升，1898—1908 年任副总税务司，1908—1910 年任海关代理总税务司，随后退休，1918 年死于北京。裴丽珠在北京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1911 年裴丽珠与法国人罗尔瑜（C. H. Lauru, ?—1946）结婚，后者同她父亲一样，也在海关工作。1914 年罗尔瑜进入设在北京的盐务稽核总所任财政秘书，在职近 20 年。作为家庭主妇的裴丽珠在北京有足够的闲暇尽情地观赏、研究这座古老的大都市。她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喜与当地百姓自由地交流，故谙熟这座大都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胡同和它的社会习俗。裴丽珠 1937 年于旧金山逝世。

本书是一部对北京作全景式的扫描并富有历史感的著作，充满了作者对北京的直观认识。作者首先简要地回顾了北京的历史；然后对北京的重要名胜古迹逐一介绍；最后述及游览北京古玩店和庙会的乐趣。书末有两个附录：中国历代年表和北京主要集市和节日表。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在为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的《北京的隐士：埃德蒙·巴克豪斯爵士的神秘生活》（*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一书所作书评中说：“从 1901 年到 1937 年新征服者来临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外国人在北京少有的快乐的时期，是一个外国人享有特殊自由的时期，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1901 年到 1937 年间，一个在北京有很好社会关系的英国人，可以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追求个人的目的和欢乐，而对其后果却可以不负责任。北京是外国人扮演浪漫角色的温床。”正是以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为背景，西方作者撰写过一批描写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及他们在北京的生活经验的作品，如乔治·凯茨（George Kates）的《丰腴年代》（*The Years That Were Fat*）、刘易斯·查尔斯·阿灵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和威廉·卢因森（William Lewisohn）合著的《寻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的《一位唯美主义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n Aesthete*）、安·布里奇（Anne Bridge）的《北京郊游》（*Peking Picnic*）、约翰·布洛菲尔德（John Blofeld）的《历久犹存的辉煌之城》（*City of Lingering Splendour*）等，他们大都沉醉于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欣赏和现实生活情趣的享受之中。

相对来说，裴丽珠由于具备在北京长期生活的经验，且有“庚子事变”的经历，所以在这部作品中还遗留着对义和团运动的记忆。但在叙述这一事件时，不免带有西方人对义和团运动的偏见。不过，裴丽珠认为：“当今我们世界的两大文明是西方和中国。而我们对于后者的了解是如此之少，它占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她是抱着加深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态度来写这部《北京纪胜》。同时，由于中西文化与文明上的差异，以及时代的局限性，书中有些内容与观点难免与现今通用说法差异。如清朝时期，西方人习惯称满族人为“鞑靼人”，而将北京的内外城分别称为“鞑靼城 (Tartar City)”和“汉人城 (Chinese City)”；用 Manchu dynasty, Manchu sovereign, Manchu court 以及 Manchu emperor 称呼清朝，清廷或清朝皇帝，用 Mongol dynasty, Mongol emperor 称呼元朝或元朝皇帝；用 Chinese 一词既泛指中国人，又指汉族人，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为保留原书面貌，本书未对此类说法予以更改或删除。我们相信读者完全能够甄别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也能辨识历史与当代的不同。

裴丽珠还著有：《赫德爵士传奇》(*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 1909)、《中国人的阴影》(*Chinese Shadows*, 1922)、《阴历年：中国风俗节日记》(*The Moon Year: A Record of Chinese Customs and Festivals*, 1927)、《中国的新年节日》(*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s*, 1930)、《百坛记》(*Hundred Altars*, 1934) 等。这本《北京纪胜》和《阴历年》影响较大。后者对中国旧年历及一年的活动作了“有价值的叙述”，而《北京纪胜》一书与樊国梁的《北京：历史和记述》、喜仁龙 (Oswald Sirén) 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等书并列，被西方读者视为了解北京古城历史风貌的经典读物。

本书据 1931 年上海别发洋行的第三次修订版收入，并略去第二十一章。

ACKNOWLEDGMENT

The Author desires to express her indebtedness to the many friends, both foreign and Chinese, who have assisted her in collecting material for a new edition of *Peking*, or permitte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ir photographs, maps, and plans. Special thanks are due, and gratefully tendered to Mr. F. J. Chapman, of the American Legation, who kindly assist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Index and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names throughout the text, to Baron de Stael-Holstein, Dr. J. C. Ferguson and other scholars who contributed valuable information from original sources. Also to her husband, Monsieur C. H. Lauru, whose inspiration and general help have made possible the revision of former editions of this book.

PREFACE

Several books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Peking by foreigners, but among these only two are comprehensive—Monseigneur Favier's monumental work *Peking* and Father Hyacinth Bitchurin's *Description of Peking*,¹ both, alas, somewhat out of date from the modern visitor's view point, since much has altered in the city of late years.

The paucity of accurate accounts is chiefly due to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collecting precise information. The more one studies this fascinating city, old, proud and secretive, the more one realises the tantalising difficulties of learning, even from the Chinese themselves, anything but the merest outline of its history and monuments.² A proper appreciation of Peking is, indeed, scarcely in the power of a Westerner to offer since it presupposes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China's past, an infinite sympat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 and religions, an intimate familiarity with the proverbs and household phrases of the poor, the songs of the streets, the speech of the workshop, no less than the mentality of the *literati* and the motives of the rulers.

¹ The little book of Father Hyacinth Bitchurin was for many years the only reliable description of Peking by a foreigner. Its accuracy is unquestioned. Bretschneider and other sinologues recognised it as an original authority and drew largely upon it for their own works.

² The standard Chinese work dealing with Peking is the *Jih Hsia Chiu Wen K'ao*,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dated 1774. It was largely drawn upon for a second edition of the *Shun T'ien Fu Chih* (a descrip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prefecture, first published in A.D. 1593), brought out in 1886 by order of Li Hung-chang. A third book, the *Ch'en Yuan Shih Loh* (1788), was the foundation of Father Hyacinth's *Description*.

While these and other Chinese accounts contain many important data, they nevertheless often fail to give a cohesive summary of details which appeal to us as essential.

With many misgivings, therefore, and craving the indulgence of the readers, this book appears at the suggestion of some who think that a description of Peking covering a wider field than the usual "Guide," and yet without solemn scholarly pretensions, may prove interesting to the average person. Its purpose is simply to play the part of a friend to resident and visitor alike—a friend (in whose taste you perhaps have confidence) to take you by the arm for a stroll through the city and its suburbs.

I have no intention of giving long lists of temples or palaces which ought to be seen as quickly as possible—lest the promised pleasures change into an endless vista of labours to be fulfilled, and the hours spent in Peking become hours of endurance rather than enjoyment. Too often the traveller is confused by accumulated misty glimmerings of historical facts, by shadowy ideas concerning this Prince or that Emperor, this General and that Monk, and stumbles about in a haze which, from insufficient interest and the absence of books of reference, he has no means of clearing up.¹ Better far to leave half the monuments unseen and to see well the rest; to see them not once but again and again; to watch them in many lights and moods till they become part of life and life's recollections. Thus only can the true atmosphere of the city, so powerful and yet so illusive, be absorbed into mind and spiri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many years I can truly say that the more intimately the scenes of Peking—by far the finest city in all China—become known, the more deeply they are engraved on the affections. It is not a hurried visit to one or two sights which will enable anybody to feel their spell, but a long and familiar friendship that endears them to us, and gives each a motive and a significance entirely unrecognised and unsuspected by the passing eye.

Who can forget the soft enchantment of Buddhist temples, the green peace of tombs haunted by fearless things, "doves that flutter down at call, fishes rising to be fed?" Or the grandeur of past Imperial splendours? At firs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Westerner to grasp the full meaning of these glorie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sation—far more difficult than those of Italy, for example, because, as Howells says in his *Tuscan Cities*, "a prime condition of our immediate sympathy with any life, or epoch, or civilisation is that we always, and every instant, find our dreary, tiresome, unstoried, unstoriable selves in it"—and we can more easily imagine ourselves taking afternoon tea with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or even Caesar Borgia, than with Yung Lo or Ch'ien Lung.

¹ Books of reference are suggested now and again for such readers as care to pursue a subject further. The majority of works mentioned have been chosen because easily obtainable; many of the older books are out of print, and therefore impossible to consult except in the library of a specialist.

Yet, if we would profit by Peking to the uttermost, we must put away all prejudices of our civilisation, and we must believe that it is not in one class of interests alone that much is to be enjoyed.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should combine to form the noblest impression of Peking, but observation of the life of the people at work, at prayer or at pleasure, with all the symbolical strangeness of Far Eastern life, is needed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This, then, is my introduction to you, the reader, as one willing to pilot you about the city that I have lived in and studied for years, talking with you, as it were, as I have done with many passers-by who feel they are strangers in a strange place of which they have seen much but know not much, until they have been with one who is Peking's familiar comrade.

J. B.

CONTENTS

Chapter I	Peking——A Historical Sketch	1
Chapter II	The Wonderful Walls of Peking	11
Chapter III	The Legation Quarter and Modern Peking	23
Chapter IV	The Picturesqueness of the Past	37
Chapter V	The Forbidden City	52
Chapter VI	The Wings of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Coal Hill	75
Chapter VII	The Sea Palaces and the Mongol Throne Hall	87
Chapter VIII	The Temple of Heaven and the Temple of Agriculture	102
Chapter IX	Three Temples of Three Faiths	116
Chapter X	Temples of Many Gods	135
Chapter XI	Temples of the Tartar City	142
Chapter XII	Temples of the Chinese City	156
Chapter XIII	Temples and Tombs outside the City	165
Chapter XIV	The Summer Palaces and the Jade Fountain	186
Chapter XV	Temples of the Western Hills	207

Chapter XVI	Temples of the Western Hills—(Concluded)	227
Chapter XVII	The Great Wall and the Ming Tombs	253
Chapter XVIII	The Hsi Ling and the Tung Ling	270
Chapter XIX	Peking—The Old Curiosity Shop	285
Chapter XX	The Fun of the Fair	306
Appendix I	The Dynasties of China	324
Appendix II	The Principal Festivals and Fairs in Peking	328
	词语英汉对译表	332